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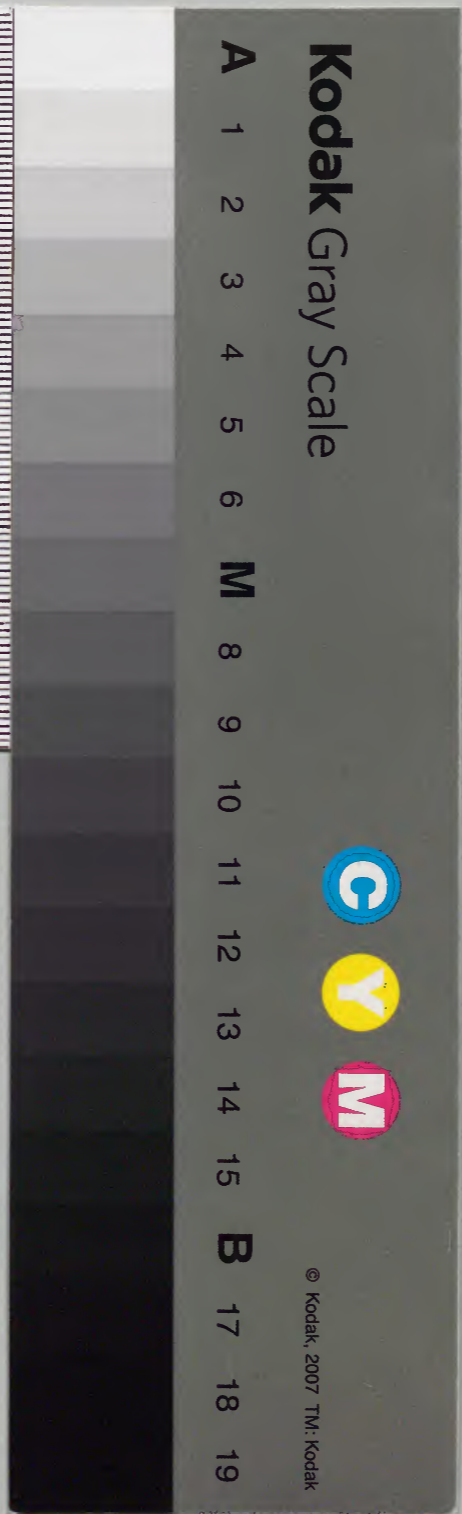
石山醫案

坤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七	六	五	四
函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八	七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478	
冊數	2 (2)		
函號	301	86	



石山醫案卷之下

谷銀臺宋公書

藏書

石山醫案

蓋以望聞問切四者為務蒙示貴恙秘得問之事而巳
 餘三事俱莫得而詳也依命奉去藥方或効或否故難預
 必茲以理論多属于陰虛而兼有熱也經曰一勝則一負
 蓋血者陰也陰虛則陽亢理之必然陽亢熱動宜其血得
 熱而妄行或嗽或吐不免有血此皆陰虛發熱之病理宜
 滋陰養血清熱潤肺是其治焉此特論其理之常也其中
 又有變其常者亦當變其常以治之矣經曰衝任二脉為
 血之海主滲灌谿谷而陽明為之長陽明者胃也或有勞
 動損其衝任則血不得滲灌而越上于上竅故陽明胃脉

亦失所養或飲食無味或食則難飢或惡心嘔吐或胸膈
痞悶或大便不常此又初因陰虛而終致于陽虛也夫因
陰虛而致陽虛則滋陰降火之法又難例用當從東垣陽
主陰長而用甘溫之劑矣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
筋蓋心主血而藏神肝主筋而藏血若胃之陽氣有虧是
陽氣之精者亦虛而心神失養不能以主血陽氣之柔者
亦積而肝筋失養不能以藏血心既不能主血肝又不能
藏血欲其血之不妄行也難矣此又陰變為陽之病豈可
以其陰虛例治而損其陽也嘗考褚氏遺書有曰人年十
六精始通未及十六而先損其精則骨髓未滿後必有難
名之疾得聞所患已犯褚氏之戒必須遠色節欲以固其

本然後調之以藥以治其未庶幾內外兼修本末兩盡
之愈也有日矣苟徒恃乎藥而無敬謹之功是謂舍重就
輕欲求病愈難哉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乃滋陰降火妙劑
若飲食無味或飲食不思此方又難例用須宜兼用四君
子湯仲景曰血虛氣弱宜用人參人參不惟補氣亦補血
也况藥無定性與熱藥同用則熱寒藥同用則寒今用人
參而以寒藥制之人參雖溫亦莫能逞其勢矣又曰人參
補氣今以耗氣之藥監之雖欲補氣亦莫恣其性矣幸毋
以南北見疑東垣北人也常用人參考之東垣書可証矣
但加減活法在乎病者消息出入如嗽加麥門冬痰加貝
母咯血加藕節氣喘加阿膠痞悶加枳實二方相合名曰

八物湯兼補血與氣也請與高明議其可否

一人面色蒼白年四十六素好酒色犬肉三月間因酒連
有二夜房事遂病左腹痛甚後延右腹續延小腹以及
滿腹皆痛日夜叫號足不能升卧不能仰汗出食阻自
用倍急丸利二三行而隨止痛仍不減予診之脉皆細
駛右脉頗大于左獨脾脉弦而且滑扶起診之右脉亦
皆細數恐傷酒肉用二陳湯加黃芩山查麴蘖進之不効
再用小承氣湯仍復不利蜜煎導之亦不利乃以大承
氣湯利二三行痛減未除令其住藥只煎山查飲之次
日煩躁嘔惡渴飲凉水則竟惡止爽快次早再診脉皆
隱而不見四肢逆冷煩躁不寧時復汗出舉家驚愕疑

是房後陰症擬進附子理中湯予曰此治內寒逆冷也
活人書云四逆無脉當察症之寒熱今觀所患多屬于
熱况昨日脉皆細數面色近赤又兼酒後而病六脉雖
絕盖由壯火食氣也四肢者諸陽之本氣被壯火所食
不能營于四肢故脉絕而逆冷也此類傷暑之症正合
仲景所謂熱厥者多寒厥者少急用大承氣湯下之之
類尙雖下以大承氣其熱尙有未盡難以四逆湯症與
比今用附子熱藥寧不助火添病耶如不得已可用通
脉四逆湯尚庶幾焉以其內有童便猪胆汁監制附毒
不得以肆其虐也連進二服脉仍不應逆冷不回渴飲
煩躁小便不通糞澇反頰腹或時痛更進人參白虎湯

二貼燥渴如舊更用參朮各三錢茯苓麥門冬車前各一錢北五味當歸各五分煎服一貼脉漸隱上見如蛛絲子曰有生意也仲景論絕脉服藥微續者生脉暴出者死是也左手左脚亦畧近和不致冰人右之手足如舊逆冷但口尚渴大便尚澹一日夜約有十數次小便不通予曰渴而小便不利者當利其小便遂以天水散冷水調服三四劑不應再以四苓散加車前山枝煎服二貼小便頗通但去大便而小便亦去不得獨利予曰小便不利煩渴未除蓋由內熱耗其津液也大便尚澹者亦由內熱損其陽氣陽氣不固而然也遂用參朮各三錢茯苓錢半白芍車前門冬各一錢山枝七分北五味五分連進數服至第九日逆冷回脉復見諸症稍減而向安矣

一人年逾四十面色蒼白平素內外過勞或為食傷則咯硬痰而帶血絲因服寒涼清肺消痰藥至五六十貼聲漸不清而至于啞夜臥不寐醒來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時喉中閣痛或胸膈痛或噁氣夜食難消或手靠物久則麻常畏寒不怕熱前有癩疔後有內痔遇勞則發初診左脉沉弱而緩右脉浮軟無力續後三五日一診心肺二脉浮虛按不應指或時脾脉輕按閣指重按不足又時或駛或緩或浮或沉或小或大變動全無定準夫脉不常血氣虛也譬之虛偽之人朝更夕改全無定

準的實之人朝斯夕斯常久不移以脉恭症其虛無疑
虛屬氣虛爲重也蓋勞則氣耗而肺傷肺傷則声啞又
勞則傷脾上傷則食易積前病後痔遇勞而發者皆因勞
耗其氣上虛下陷不能升舉故也且脾喜溫畏寒而肺
亦惡寒故身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已傷之脾肺復傷于
藥之寒涼聲安得不啞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謂胃
中有寒丹王有熱也夜不寐者由于盜母氣心虛而神
不安也痰中血絲者由脾傷不能裹血也胸痛噯氣者
氣虛不能健運故鬱于中而噯氣或滯于上則胸痛也
遂用參芪各四錢麥門歸身貝母各一錢遠志酸棗仁
牡丹皮茯神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麥

芽杜仲隨病出入煎服年餘而復益以寧志丸藥前病
日漸愈矣且此病属于燥熱故白朮尚不敢用况他燥
劑乎

一人年十五色黃悴十二月間忽嘔瘀血一二碗隨止當
請小兒科丁氏調治肌体尚弱常竟頭暈近于三月間
天熱行路出汗逾日又少費力頰倦日晏頓然昏暈不
省人事手足擾亂顛倒錯亂將一時又方定次日亦然
續後每日午時前後如期發一次近來漸早自辰至午
連發二次漸至三四次比前稍輕發時自下焦熱上至
胸壅塞則昏暈良久方甦始疑是瘧或癘鑿云火動又
云痰症用牛黃丸以竹瀝姜汁磨服二次共四丸又與

煎藥多清痰火之劑服後每日只發一次止則汗多口
乾食少身熱時多涼時少予脉之皆浮虛洪發不任尋
按坐起則竟略小亦不甚數脉書曰數脉所主爲熱其
症爲虛三日後再診左脉小而滑右脉大而滑獨肺部
浮軟按之似蟄蟄有聲與昨脉不同者虛之故也夫陽
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或勞動過度或酒食過傷則擾
動其陽變而爲邪熱矣然脾胃以陽氣爲主陽變爲熱
血必沸騰而越出于上矣昏暈者由熱熏灼故神昏運
倒而類風也風之旋轉運動與火相類每竟下焦熱上
胸膈壅塞而即發者脾脉從足入腹至胸今下焦熱上
乃脾火也然胸膈心肺之分爲陽之位清陽居上而邪
熱擾之則陽不得暢達而心肺之神魄不免爲之而昏
乱矣况五藏皆賴胃氣以培養胃受火邪則五藏皆無
所稟而所藏之神亦無所依故肺之魄心之神肝之魂
脾之意腎之志安得不隨之潰乱躁擾而昏瞽耶多發
于午前後者乃陽氣所主之時陽爲邪擾不能用事故
每至其時而輒發也且汗多津液泄口乾津液少豎用
牛黃朱砂琥珀南星半夏等而復燥之是愈益其燥故
暫止而復發不能拔去其病根也因取參耆各二錢半
遠志山查川芎黃芩各七分天麻茯神麥門各一錢耳
草陳皮各五分歸身八分白朮一錢半煎服十餘貼而
病不復發矣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減初因傷寒過汗是後兩足時冷
身多惡寒食則易飢日見消瘦寢道甚頻筋骨痛疼久
伏床枕不出門戶鑿用滋陰降火不効予視左脉浮虛
而緩右脉浮弦而緩此陽虛也病者言易飢善食寢遺
甚頻似屬陰虛若作陽虛而用參耆恐增病矣予故為
之俗論其病古人謂脉數而無力者陰虛也脉緩而無
力者陽虛也今脉皆浮虛弦緩則脉為陽虛可知參矣
以症論之病屬陰虛陰虛則發熱午後屬陰當為午後
則遍身發熱惡熱揭胸露手蒸上熱悶而煩躁也今患
並無是症何得認作陰虛夫陽虛則惡寒雖天暖日和
猶恐出門怕寒惡風今患兩足時冷身多畏寒皆陽虛

之驗矣又被汗多亡陽非陽虛而何今日食則易飢非
陰虛火動也蓋脾胃以氣為主氣屬陽脾胃之陽已虛
又被苦寒屬陰之藥以瀉其陽則陽愈虛而內空竭頃
假谷氣以扶助之故易飢而欲食上亦不生肌肉也經
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飲食不為肌膚其此之謂
欬寢遺亦非特陰虛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今陽既虛則陽之精氣不能養神而心藏神上失所養
則飄蕩飛揚而多寢矣陽之柔氣不能養筋而肝主筋
以藏魂筋失所養則遍身筋骨為之疼痛魂亦不藏故
寢寐欠安何得而不遺乎經曰氣固形實陽虛則不能
固而精門失守此遺之所以頻而不禁也經曰腎者胃

之關也今若助陽以使其固養胃以守其關不患遺之
不止矣遂用參耆各二錢白朮一錢甘草五分枳實香
附山查韭子各五分煎服半年隨時令寒暄升降而易
其佐使調理而安

一人年近六十面已蒼白病左耳聾三十年矣近來或
頭左邊及耳皆腫潰膿上從耳出甚多時或又腫復膿
今則右耳亦聾屢服祛風去熱逐痰之藥不効予診左
手心脉浮小而駛肝腎沉小而駛右脉皆虛散而數此
恐藥輿遠未脉未定耳未早脉皆稍斂不及五至非此
日前之甚數也夫頭之左邊及耳前後皆屬于少陽也
經曰少陽多氣少血今用風藥痰藥類皆燥劑少血之

經又以燥劑燥之則血愈虛少矣血少則溢滯上上則
壅腫且血逢冷則凝今復以寒劑凝之愈助其壅腫之
則鬱而為熱腐肉成膿從耳中出矣漸至右耳亦聾者
脉絡相貫血氣相依未有血病而氣不病也是以始則
左病而終至于右亦病矣况病久氣血已虛耳人年六
十血氣日凋而又出外勞傷氣血又多服燥劑以損其
氣血膿又大泄已竭其氣血則虛而又虛可知矣以理
論之當以滋養氣血上上權旺則運行有常而病自去
矣否則不惟病且不除而腦癩耳癢亦有不克矣人
參二錢黃耆三錢歸身白朮生薑各一錢犀粘子連翹
柴胡陳皮各六分川芎片苓白芍各七分甘草五分煎

服數十貼而安

一孺人年近五十病腹痛初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則頭如冷水澆灌而腹痛大作痛則遍身大熱上退則痛亦止或過食或不食皆痛每常或一年一發近來二三日一發遠不過六七日鑿用四物加柴胡香附不應更鑿用四君木香檳榔亦不效又鑿用二陳加紫蘇豆蔻又用七氣湯等劑皆不效予診脈皆微弱似有似無或一二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乃陽氣大虛也以獨參五錢陳皮七分煎服十餘貼而愈夫四肢者諸陽之末頭者諸陽之會經曰陽虛則惡寒文曰一勝則一負陽虛陰往乘之則發寒陰虛陽往乘之則發熱今指稍逆

上至于頭則陽負陰勝可知矣陽負則能健運而痛大作痛作而復熱者物極則反也及其陰陽氣衰兩不相爭則熱歇而痛亦息矣况脾胃多氣多血經也氣能生血氣不足則血亦不足仲景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獨參湯服而數年之痛遂愈矣

一人年踰三十神色怯弱嘉靖八年客外七月患熱淋諸藥不效至十一月行房方愈九年正月復作亦行房而愈至三月傷寒咳嗽有痰蕪事煩惱延至十月少愈後復作服芎散而愈但身熱不解因服小便腹內膨脹小腹作痛後又因晚卧左脇有氣觸上痛不能嚙飲食減半四肢無力食則腹脹痛或瀉蕪胸膈飽悶口舌乾

燥夜卧盜汗後腰已下常冷又坐腰痛脚軟手心常熱
診其左手心脉浮數而滑腎肝二脉沉弱頰緩右手肺
脉浮虛而駛脾脉徧弦而駛命門散弱而駛第二日再
診心肝二脉細軟稍不見駛矣腎脉過于弱肺脉浮軟
亦不見駛脾脉頰軟命門過浮略堅予曰膀胱者津液
之府氣化出焉淋者由氣餒不能運化故津液鬱結為
熱而然也房後而愈者則鬱結流利而熱解矣三月天
日和煦何得傷寒多由肺氣不足莫能護衛皮毛故為
風邪所襲鬱熱而動其肺以致痰嗽也得芦吸散而愈
者以辛溫豁散其痰與熱也嗽止身熱不退者因嗽久
肺虛上上則脾弱脾肺之氣不能榮養皮肉故熱作也

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又曰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服小
便之寒涼寧不愈傷其脾肺耶是以腹脹作痛脇氣觸
上或瀉或汗種上諸病皆由損其脾肺也而脉時或變
易不常者亦由氣血兩虛上而為盈難乎有常矣遂用
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各一錢歸身牛膝各七分厚朴
陳皮木香甘草各五分薄桂三分煎服二十餘貼諸症
悉退後因解頭勞倦諸症復作來就予治脉與前頗同
但不數不駛而已仍用參芪各三錢麥門歸身厚朴枳實
甘草黃芩等劑而愈

書曰五志過為病非藥可治須以情勝古今方書多畧而不
言遇有此疾無例可推因搜求前賢治例著之于後以示

并來者為如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并于肝而脾土受邪
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并于心而肺
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并于
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
氣并于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土屬
土思則氣并于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
形屬陰寒勝血則陽受邪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火傷氣
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數者
更相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
治悲以譁浪褻狎之言戲之恐可以治喜以逼遽死亡之
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汗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

以慮彼忘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譎怪詐無所不至
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材器之人亦不
能用此法也炁可以治寒二可以治炁逸可以治勞習可
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夫驚以其忽然而過之也使習見
習聞則不驚矣惟勞則氣耗恐則氣奪者為難治喜者少
病百脉舒和故也

一人因喜成病莊醫切脉為之失声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
不來病者悲泣辭家人曰處世不久矣在知其將愈慰之
詰其故引素問懼勝喜可謂得玄閔者也

一婦因產舌出不能收鑿以硃砂傳其舌仍命作產子狀冷
以兩女子掖之乃于壁外潛累盆碗危處墮地以作声声

聞而舌收矣夫舌乃心之苗此必產難而驚心火不寧故舌因用力而出也今以硃砂以鎮其心火又使倏聞異聲以恐下經曰恐則氣下故以恐勝之也

昔貴人有疾天方不雨更鑿十數罔效最後一鑿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貴人疑曰豈謂吾疾不可爲耶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鑿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曰言雨今得雨而瘳何也鑿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耳何待藥而愈耶

一女婚後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卧如痴無他病多向床裡坐此思則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諷掌其面詔以外情果大怒而大哭三時許令解之與藥一貼即求食矣予曰病雖愈得喜方已乃詔以夫回旣而果然病不舉

一人縣差拿犯人以鉄索項所犯至縣行至中途犯則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騙威逼至死所差脫罪未免費財憂憤成病如醉如痴謬言妄語無復知識予診之曰此以費財而憂必得而喜病可愈也藥豈能治哉令其鎔錫作銀數錠置于其側病者見之果喜握視不置後病遂愈此謂以喜勝憂也

一女與母相愛旣嫁母喪女因思母成疾精神短少怠倦嗜

卧胸膈煩悶日常慄亡諸藥不應予視之曰此病因思非
藥可愈彼俗酷信女巫亡托神降言禍福謂之卜童因令
其夫賄囑之托母降言女與我前世有冤汝故托生于我
以害我也是以汝之生命尅母我死因汝今在陰司欲報
汝讐汝病淹亡實我所為我生則與之母子死則與之寇
仇夫回謔其婦曰汝病如此我他社可請童婆卜之何如
婦應曰諾遂請卜一如夫所言女聞大怒詬曰我因母病
母反我害我何思之有耶遂不思病果愈此以怒勝思也
一官素謹言一月會賓筵中有蘿蔔頗大客羨之主曰尚有
大如人者客皆笑以為無主則悔恨自咎曰人不見如是
大者而吾以是語之且其以吾言為妄為笑也因而致疾

其不應其子讀書達事忠父素不輕言因而愧赧成疾必

須實所言庶可解官所抵家往返十餘日遂遣人抵家

取蘿蔔如人大者至官所復會舊賓請父強疾而陪酒

酣令車載置席前客皆驚訝其父大喜而疾愈

重大之病一日三脉多變難治沉痾日日脉不移亦難治

伏經脉最難求如積熱之伏脉反沉細而外症又寒苟非

兼以望聞問切何可得也世俗諱疾試醫亡復諱情妄

臆而豪貴婦女往往不得望聞豈不大錯

論病必分兼經專經錯經伏經知有賓主而後分標本以

處方 兼經併發如兩感 專經獨發如太陽表症

錯經亂發如百合狐惑病 伏經反發如熱極似水

君臣佐使外可用一標使如劑中合從辛以達金則取引
經一味辛者倍加之故其効速

一主人形肥色白因名鑿雜著謂人皆陰不足服補陰丸
至數十年乃病虛胖短氣予反之用辛熱劑決去滯餘
而燥其重陰方得平和無恙此則未達方書而徃自誤
不可不戒也

前數條出鑿通予嘗熟讀以其體與已合故錄之不忘
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之謂也

一婦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殯八夫復因驚過甚遂昏口不
省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白帶如注如此四
十餘日或時少醒至欲自縊自悲不堪或投涼劑解其

上則下部疾愈甚或投熱劑或以湯藥薰蒸其下則熱
暈欲絕脉之始知爲亡陽症也急以塩煮大附子九錢爲
君制以薄荷防風佐以姜桂芎歸之屬水煎入井水冷
與之未盡劑軒職通宵竟則能識人衆呀曰何術也鑿
曰方書有之假對假真對真爾上乃假熱故以假冷之
藥從之下乃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上下和而瘡
解矣續後再服調元氣藥乃生二子續後又病瘡一年
亦主以養元氣待飲食大進然後劫以毒藥吐下塊物
甚多投附子湯三錢而愈

此條亦出鑿通以其治病有法用藥有權可謂知通變
者也故錄之以爲法

一人四十餘色黃白季春感冒發汗過多遂患左胸腿散厥陰之分微腫而痛不能轉動鑿作陰毒治以艾炙予曰陰毒雖無肉變高焮之勢纏綿月餘內必有瘀膿令用毫針深探之惟黃水數點而已後又更鑿以鋒針于灸瘡內深入寸許則血大出認爲陰毒似有可疑吾以屬于筋痛經所謂筋痿者耶痿雖軟易其亦有痛者且其痛時遍身筋皆腫脹而右脚內廉筋亦急痛不能屈伸以此驗之筋痛可知矣經曰厥陰少血之經筋之所主過汗則亡血而筋失所養故急痛也腿散腫者蓋人身之血猶江河之水洪泛則流沙走石彼細流淺瀨則此阻彼礙而壅腫矣經曰怯者着而成病是也薰之脾胃太虛嘔逆噯氣飲食少進經曰胃者水谷之海脾主與胃與胃行其津液以養皮肉筋脉今胃不受而脾不運筋脉愈失所養矣又曾加以灸磁焦骨傷筋復耗其血丹溪曰血屬陰難成易虧者也茲則針灸妄施則血虛耗矣歎其疾愈豈可得哉且經曰筋枯者牽動則痛是無血以養俱難治也所幸者精神尚好大便固秘夜卧安靜于此捷其脾胃使飲食進則血自生筋自舒腫退痛除庶或可愈其脉初皆細軟而緩按之無力予以獨參湯一两一劑與之其効甚速予適他往更鑿復灸又用參芪歸朮加涼劑胃氣遂不能回矣再診脉變爲滑數脉書言瘡科滑脉未潰宜內消已潰宜補益又曰救脉所主爲熱其症爲虛是脉與症皆屬于虛亦須大補托而出之治亦同法豈得岐而兩途病居疑似故詳辨之吾常見一婦產後遍身筋痛遂致不救是亦亡血故也

一兇年十一色白神怯七月間發熱連日父令就孝內外
俱勞循至熱熾頭痛正合補中益氣湯症失此不治以
致吐瀉食少其父知鑿乃進理中湯吐瀉少止漸次眼
合咽唾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飲有礙手常搵住陰囊
為災百會尾骶不應其父質于予予曰兇本氣怯又當
暑月過勞經曰勞則氣耗又曰勞倦傷脾即此觀之傷脾
之病也身熱者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蓋謂氣本陽和
或勞煩則陽和之氣變為邪熱矣頭痛者經曰諸陽皆
會于頭今陽氣亢極則邪熱熏蒸于頭而作痛也吐瀉
者脾胃之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也目閉者蓋諸脉皆屬
于目而眼雖反脾所主脾傷不能營養諸脉故眼閉而
不開也咽唾者蓋脾之絡連舌本散舌下脾傷則絡失
養不能言也經曰脾胃者水穀之海五藏皆稟氣于脾
脾虛則五藏皆失所養故肺之咽嗑為之不利而食難
咽故心之神明為之昏瞽而不知人常欲手搵陰囊者
蓋無病之人陰升陽降一有所傷則升者降者升經
曰陰陽反作是也是以陰升者降從其類而入厥陰之
囊因陰多陽少故手欲搵之也此皆脾胃之病經謂土
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也症似風木乃虛象耳不治脾
胃之士而治肝木之風故兇不死難矣且用參苓朮各
三錢熟附一錢煎用匙灌半酒杯候看如何服後病無
進退連服二三日神稍清目稍開如有生意食仍難嚥
予為診之脉皆浮緩不及四至予曰藥病相宜再可減
去附子服之漸愈稍甦初鑿或作風熱施治而用荆防

參連蠶歇之類或作驚痰而用牛黃硃砂輕粉等藥此皆
損胃之劑豈可投諸兒今得生幸耳實賴其父之知鑿
也或曰經云無伐天和其症又無四肢厥冷時當酷暑
而用附子何也予曰參芪非附子無速効而經亦曰假
者反之正如冬月而用承氣之類此亦捨時從症之意
也

一婦年三十質脆弱產後咳嗽痰臭或作肺癰治愈劇延
及兩脚漸腫至膝大便溏小腹脹痛午後發熱面紅氣
促不能向右卧予診脉虛小而數予曰凡咳嗽左右向
不得眠者上氣促下瀉泄者發熱不為瀉減者此皆病
之反也按此皆原于脾經曰脾主諸臭入肺腥臭入心
焦臭入肝腐臭自入為穢臭蓋脾不能運行其濕土鬱
則肺金失養氣劣行遲壅遏道路故咳嗽氣促不能右
卧也脾虛必奪母氣以自養故心虛發熱而見于午也
脾主濕土勝則內滲為腸胃為溏泄外滲于皮膚為浮
腫令用參朮甘草補脾為君白朮茯苓滲濕為臣麥門
冬以保肺氣酸棗仁以安心神為佐陳皮前胡以消痰
下氣為使用東壁土以受陽光最多用之以為引用蓋
土能解諸臭用以補土亦易為力矣此竊取錢氏黃土
湯之義也服一帖前症畧減病者甚喜予曰未也數帖
後無反復方是佳兆否則所謂過時失治後發寒熱真
陽脫矣泄而脚腫脾氣絕矣何能收教予姪文煥妻亦
患此鑿作肺癰治而用百合煎湯煮粥食之反劇予診

其脉細弱而緩治以參芪并温等劑不二三貼而愈此由治之早也

一人年逾四十形肥色蒼因勞後入房感風夜半瘡作自汗寒少熱多一日一作瘡用清脾小柴胡四獸等劑不効漸至二日或三日一發予診左脉浮洪虛豁而數右脉虛小散數頭眩耳鳴四肢懶倦手足麻大便溏左脇瘡母時或夢遺發則嘔吐多痰或辰或午發至酉戌乃退每至三十日連發二次子時發至離明其發微辰時發至酉戌其發如常予用參芪歸木麥門知母厚朴陳皮大劑與之初服一劑痞塊反高小腹脹痛予自察若不瞑眩厥疾弗瘳再當服之數貼後脉皆稍靜不效病者曰脉平而病不減何也予曰瘡邪已深非數劑之藥且夕之功所能愈當久服待春分陽氣發揚方得全愈若惑人言而止藥不惟瘡不能止或癆或鼓難免後憂夫瘡因感風暑寒水而作也經曰皮膚之外勝胃之內氣血之所舍也氣屬陽風暑陽邪而中于氣血屬陰寒水陰邪而中于血先中陽邪後中陰邪則先寒後熱先中陰邪後中陽邪則先熱後寒陽邪多則熱多渴而有汗陰邪多則寒多而汗少氣血受邪而居于其舍悍衛之氣運行不息不受邪也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每一刻則周身一度行與邪遇則邪壅過其道路故與相搏而瘡作也搏則一勝一負負則不與之搏而悍衛無碍故瘡止矣夫邪之盛衰因氣血之盛衰氣血盛邪亦盛氣血衰邪亦衰久則氣血衰或靜養二三日氣血復盛而邪亦盛悍衛行與之遇又復相抗而瘡作此瘡

每三十日速發二次者蓋二十八九三十日晦日也陰極
陽生之時夜半微陽始生而力尚弱故瘡發亦輕辰則陽
旺矣故瘡亦重此瘡所感陽邪居多故隨陽氣盛衰而為
之輕重其三日一發者非入于藏也由氣血盛衰而然非
若傷寒之傳經也或曰邪既因氣血而盛衰今補其氣血
未免邪亦盛矣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血未補終未
至于強健強健邪無容留矣經曰邪正不兩立是也

夫瘡三日一發丹溪以發日之辰分屬三陰而藥無三
陰之別恣用撫芎當歸紅花蒼朮黃柏等藥掣起陽分
瘡入陰分由陽虛陷入也須宜陽分助氣之藥加血藥
引入陰分方可掣起專用血藥恐邪愈不陷何以能
掣起哉

一人年十九面白質弱因作文過勞遺遂吐血碗許自是
微效倦弱後身忽大熱出疹疹愈陰囊痒甚搓擦水流敷
以壁土囊腫大如盞許遂去土以五倍塗少蜜灸為末敷
之遂愈因感風寒其嗽尤甚繼以左右脇痛予診脉虛而
數見其畏風寒嘔惡倦動糞溇氣促予曰此金極似火也
夫心屬火而藏神腎屬水而藏志二經俱屬少陰而上下
相通今勞思則神不寧而夢志不寧而遺遺則水不升而
心火獨亢也肝屬木而藏血其象震震為雷心火既亢則
同類相應引動龍雷之火載血而越出乎上竅矣肝脉環
透陰器亦因火擾而痛痒腫脹也火勝金故肺金虛而乾
欬皮毛為之合亦為火鬱而發疹大腸為之府故亦傳導
失宜而糞溇然金虛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虛

則嘔惡而食減經曰壯火食氣脾肺之氣為壯火所食故
倦不動作而易感風寒也經言兩脇者陰陽往來之道路
也為火阻礙則氣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虛有實有似火而
實非火故經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
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病之火皆虛非水濕之可折伏惟甘溫
之劑可以怯除譬之龍雷之火日出則自潛伏矣若用苦
寒降火正如雨驟雷烈而火愈熾盛矣世醫治火不惟不
求之有無虛實專用明鑿雜著致嗽吐紅皆屬陰虛悞服
參芪不救之語槩用滋陰等劑況此服滋陰藥已百餘貼
而病反劇豈可仍以陰虛治之耶且經言形寒飲冷則傷肺
又謂脾胃喜溫而惡寒今用甘溫健其脾則肺金不虛而咳
嗽氣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脇痛吐血自除虛妄之火亦可
熄矣遂用參芪各四錢神曲山查各七分白朮貝母麥門
冬各一錢甘草五分炒乾姜四分煎服十餘貼脉數減嗽
少除精神稍健但後又適新婚不免耗損真陰將何以制
其虛妄之火耶蓋咳屬肺金數脉屬火數而脉數火尅金也
冬月水旺而見數脉亦違時也大凡病見數脉多難治療
病久脉數尤非所宜此予所以深為之慮也
一婦年三十餘性躁多能素不孕育每啜粥畏飯時或心痛
春正忽大作或作氣而用香燥或作痰而用二陳或作火
而用寒涼因糞結進潤腸丸遂泄不禁小便不得獨利又
發寒熱熱則欬痰不止寒則戰慄鼓頰肌肉瘦削皮膚枯
燥月水不通食少惡心或煩燥而渴或昏上嗜卧或小腹
脹痛諸治罔效鑿皆視為死症詣請予往治之右脉浮大

弦數左脉稍斂而數熱來左右脉皆大而數寒來脉皆沉微似有似無經言脉浮為虛脉大必病進丹溪謂脉大如葱管者大虛也經又謂弦脉屬木見于右手肝木尅脾土也又以數脉所主為熱其症為虛左脉稍斂者血分病輕也今患素畏飯者是胃氣本弱矣心痛即胃脘痛由脾虛不運故胃脘之陽不降鬱滯而作痛也瀉泄不禁小便不得獨行者蓋陽主固且經言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陽虛不固于內故頻泄也膀胱氣虛不化故小便不得獨行也又寒熱互發者蓋氣少不能運行而滯于血分故發熱血少不得流利而滯于氣分故發寒仲景曰陽入于陰則熱陰入于陽則寒是也寒則戰慄鼓頷者陰邪入于陽明也熱則咳痰不已陽邪入于陽明也此則陰陽兩虛故相交併而然也肌肉瘦削者蓋脾主身之肌肉脾虛食少故瘦削也皮膚枯燥者經曰脾主于胃行其津液脾虛不能運行津液灌溉于肌表故枯燥也月水不通者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陽手足陽明腸與胃也陽明虛則心脾皆失所養而血不生故不月也食少惡心躁渴嗜卧皆脾胃所生之症也小腹脹痛者乃陽虛下陷使然也經曰陽病極而下是也乃用人參五錢黃芪四錢白朮三錢為君升麻八分茯苓一錢猪苓澤泄各七分為臣蒼朮五分香附七分為佐歸身七分麥門冬一錢為使煎服三貼不効一盤曰此病不先驅邪一主于補所謂閉門留賊一曰此屬陰虛火動今不滋陰降火而徒補氣將見氣愈盛火愈熾矣風鑑相其夫曰奸門青白必主傷妻日

者推其命曰運限俱倒其死必矣其夫皺眉告予曰每日
扶之似身漸重皮枯黑燥恐不濟矣予思仲景有曰泄利
不止五藏之陽虛于內寒熱互發六府之陽虛于外是則
內外兩虛在法不治所恃者年尚壯能受補而矣但病家
寧可于死中求活豈可坐以待斃且補藥無速効今服藥
不滿四五劑即責以効豈王道之鑿乎因令勉服前藥六
七貼寒已除但熱不減汗出不至足令壺盛熱水蒸其足
汗亦過于委中矣續後前症漸減始有生意追思鑿謂不
先去邪者因其寒熱往來也然去邪不過汗吐下三法今
病自汗吐痰泄利三者俱矣再有何法而可施乎且病有
實邪有虛邪虛可補而實可瀉今病屬虛而以實邪治之
虛亡之禍咎將誰歸一謂當滋陰降火因其月事不通病
發于夜也且服降火藥遂小腹脹而大便泄是不宜于此
矣殊不知滋陰降火皆甘寒苦馬之劑今病食少泄利明
是脾虛且脾胃喜溫而惡寒今已于是寧不愈傷其胃而
益其泄乎吁危哉故不敢不辨

附錄

辨明醫雜著忌用參耆論

按汝言王公撰次明醫雜著其中有曰若酒色過度傷損肺腎真陰欬嗽吐痰衄血咳血咯血等症此皆陰血虛而陽火旺也宜甘苦寒之藥生血降火若過服參耆等甘溫之藥則死不可治蓋甘溫助氣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故也又云欬嗽見血多是肺受熱邪氣得熱而變為火火盛而陰血不寧從火上升治宜滋陰瀉火忌用人參等補氣之藥又撰次本草集要云人參入手太陰而能補火故肺受火邪欬嗽及陰虛火動勞嗽吐血者忌用之誤用多致不救予常考其所序固皆本之丹溪然丹溪予無間然矣

附錄

一

一

而王氏未免有可議者。丹溪曰：治病必分血氣，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血病補氣，則血愈虛散矣。此所以來。王氏陽旺則陰愈消之說也。丹溪又曰：補氣用人參，然蒼黑人多服之，恐反助火邪，而燥真陰。此所以又來。王氏欬嗽見血多，是火盛陰虛，忌用人參補氣之論。而集要復有人參補火，肺受火邪，勞嗽吐血等症，忌用人參之戒也。夫王氏之言，雖出丹溪，但過于矯揉，而又失之于偏也。不曰誤服參者多致不救，則曰多服參者死不可治，言之不足。又復申之，惟恐人以欬嗽失血為氣虛，不作陰虛主治也。篇末雖曰亦有氣虛欬血之言，又恐人因此言復以欬嗽失血為氣虛，故即繼之曰：但此症不多爾，是以愈來後人之惑，使凡遇欬血，雖屬氣虛，終以前言為主，而參者竟莫敢用也。殊不知丹溪立法立言，活潑潑地，何嘗滯于一隅。于此固曰血病忌用參者，于他章則又曰虛火可補，參木生甘草之類。又曰火急甚者，兼瀉兼緩，參木亦可。是丹溪治火亦未嘗廢人參而不用。王氏何獨但知人參補火而不知人參能瀉火邪。丹溪又曰陰虛喘嗽，或吐紅者，四物加人參，黃柏知母五味麥門冬。又曰好色之人，元氣虛欬嗽不愈，瓊玉膏肺虛甚者，人參膏。凡此皆酒色過傷肺腎，欬嗽吐血症也。丹溪亦每用人參治之，而無疑。王氏何獨畏人參如虎邪。叮嚀告戒，筆不絕書，宜乎後人印定耳目，確守不移。一遇欬嗽血症，不問人之勇怯，症之所兼，動以

王氏藉口更執其書以證致使良工為之掣肘病雖宜用亦不敢用惟求免夫病家之怨尤耳病者亦甘心忍受苦寒之藥縱至上吐下瀉去死不遠亦莫知其為藥所害興言及此良可悲哉茲取丹溪嘗治驗者以證之一人欬嗽惡寒胸痞口乾心微痛脉浮緊而數左大于右蓋表盛裏虛聞其素嗜酒肉有積後因行房涉寒冒雨忍飢繼以飽食先以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錢半與二三貼欬止寒除改用厚朴青陳皮瓜蒌半夏為丸參湯送下二十服而痞除夫既欬嗜酒不可謂肺無火也復因行房感冒不可謂陰不虛也初服人參四錢再用參湯送藥不可謂不多服也何如不死又一人患乾欬聲啞用人參橘紅格錢

半夏麩錢白木錢知母瓜蒌桔梗地骨皮格五夏加黃芩五入姜煎仍與四物加炒蘗童便竹瀝姜汁二藥晝夜相間服兩月聲出而愈夫患乾欬聲啞不可謂肺無火邪也不可謂陰不受傷也服人參兩月不可謂不多也又何如不死又一壯年因勞倦不得睡欬痰如膿聲不出時春寒醫與小青龍湯喉中有血絲腥氣逆上漸有血線自口右邊出晝夜十餘次脉弦大散弱左大為甚此勞倦感寒強以辛甘燥熱之劑動其血不治恐成肺痿遂以參耆歸木芍藥陳皮生甘草帶節麻黃煎入藕汁服二日欬止去麻黃與四日血除但脉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藥除藕汁加黃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夫欬痰如膿聲不出者不可謂

肺不熱也。又以甘辛燥熱動其血，不可謂血不病也。服參者亦不可謂不多也。又復何如而不死？凡此諸病，以王氏言之，未免皆作酒色傷陰，而用滋陰瀉火之藥。然而丹溪率以參耆等劑治之而愈，並不見其助火增病者。蓋病有所當用，不得不用也。雖勞嗽吐紅，亦有所不避也。且古今治勞莫過于葛可久，其保真湯獨參湯，何嘗廢人參而不用。但詳其所挾之症何如耳。豈可謂其甘溫助火，一切棄而不用哉？肺受火邪，忌用人參，其原又出于海藏本草液之所云。而丹溪實繹其義，不意流弊至于如此。又嘗因是而推廣之。丹溪曰：蒼黑之人多服參耆，恐助火邪而燦真陰；肥白之人多服最好。此固然矣。考其嘗治一人形瘦，黑素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別館。一日大惡寒發戰，言渴不飲，脈大而弱，右關稍實，畧數重則濇。以王氏觀之，以形色論之，正合滋陰瀉火之法。而丹溪謂此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虛也。用黃耆二乾葛兩煎飲之，大汗而愈。既不以蒼黑忌用參耆為拘，亦不以酒色傷陰忌服參耆為禁。是知丹溪立言以示人者，法之常施治而不以法為拘者，善應變也。王氏但知其立法之常，而未察其治不以法為拘之變故。於參耆等劑，每每畏首畏尾，若不敢投。蓋亦未之考也。雜著所制諸方，雖未嘗盡廢參耆，察其用處，必須脈之細微而遲者方始用也。然而東垣丹溪之用參耆，亦不專在于此。東垣曰：血虛脈大，症象白虎，誤服白虎湯。

者必死乃用黃耆錢六當歸錢六名曰當歸補血湯以治之是
血虛脉大東垣亦嘗用黃耆矣丹溪曰一人滯下一夕昏
仆目上視溲注汗泄脉大無倫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
病後酒色急灸氣海服人參數斤而愈是陰虛脉大丹溪
亦嘗用人參矣豈必脉之細微遲者而後用哉考之本草
仲景治亡血脉虛以人參補之取其陰生于陽甘能生血
故血虛氣弱仲景以人參補之是知人參不惟補氣亦能
補血况藥之為用又無定體以補血佐之則補血以補氣
佐之則補氣是以黃耆雖專補氣以當歸引之亦從而補
血矣故東垣用黃耆六錢只以當歸一錢佐之即名曰補
血湯可見黃耆功力雖大分兩雖多為當歸所引不得
從之補血矣矧人參功兼補血者邪人參性味不過甘温
非辛熱比也稍以寒涼佐之必不至助火如此之甚雖曰
積温成熱若中病即已亦無是也夫芎歸味辛甘温世或
用治勞熱血虛之病並無所疑然辛主耗散本非血虛所
宜彼人參雖甘温而味不辛比之芎歸孰輕而孰重哉抑
勞嗽吐血陰虛之病亦有始終不用人參莫克全其生者
何也或肉食不節則古人所謂厚味厝熱也或房勞不遠
則古人所謂縱欲傷生也二者不謹而獨致畏于人參是
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何其謬邪噫醫之用藥
固所當審不可輕視人之死生如欬嗽失血等症若果脾
胃強健飲食無阻則當從王氏所論與之滋陰瀉火固無

不可設或上煎呾逆中妨飲食下生泄洩汗自泄而洗洗
惡寒四肢倦而兀兀多睡則又當從陰虛陽虛權其輕重
而兼治之可也苟不知此而專主乎王氏未免陷于一偏
而有無窮之患矣故予不得不極論之莫辭乎僭踰之罪
焉

正德庚辰二月朔旦新安祁門省之撰

病用參芪論

門人和溪程鑄廷彞撰

夫氣屬陽血屬陰陽衛于外陰守于中陽動陰靜動多則發泄
而外虛靜多則神藏而內固外虛者邪易入內固者疾難攻故
曰邪氣乘虛而入又曰邪之所奏其氣必虛是人之安危皆由
陽氣之虛實也經曰陽精所降其人天陰精所奉其人壽蓋陽
主發泄故皮膚踈豁而陽氣不藏所以多天陰主收斂故奏理
閉密而陽不妄泄所以多壽是人之壽夭亦由陽氣之存亡也
經曰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又曰冬不按蹻無擾乎陽是聖人未
常不保養其陽矣故仲景之傷寒東垣之脾胃皆以陽氣為主
而參芪為所必用之藥也或曰參芪補陽經言陽常有餘而補
之寧不犯實上之戒乎予曰慄悍之衛其氣不虛無待于補丹
溪曰此氣若虛則一旦暴絕而死矣茲所補者乃榮中之衛其

氣曷常不虛。經曰：勞則氣耗，悲則氣消。又曰：熱傷氣，精食氣。又曰：壯火食氣，非藉于補，安能營運于外而為血所使哉？參芪之補，此營中之氣也。補營之氣，即補營也。營者陰血也。丹溪曰：人身之虛，皆陰虛者此也。或曰：慄悍之衛，不受邪也。仲景何謂寒傷營風傷衛乎？余曰：此亦指營中之衛也。邪之所傷，藥之所治，皆此營衛耳。或曰：經言水之精氣為營，上行於脈中，不能行於脈外，無分晝夜，周流不休，定息數應，漏刻屬于陰也。食之濁氣為衛，上行於脈外，不能入於脈中，晝但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二十五度，不與營同道，不與息數應，屬于陽也。內經所論營衛如此，未聞營中有衛也。予曰：內經所論以陰陽對待言，特舉其大者耳。細而分之，營中亦自有衛也。易曰：陽奇陰偶，故悍衛為陽而奇，營血屬陰則兩也。或曰：營中之衛，亦分晝夜，內外乎？余曰：無分晝夜，而內外相通，營行於脈中，而亦行於脈外，凡皮膚有傷，不待內及于經，即便血出，可見亦行於脈外矣。衛行於脈外，亦行於脈中，蓋血屬陰而主靜，苟非氣貫其中，安能周流而灌溉？可見亦行於脈中矣。或曰：營中有衛，有所本乎？予曰：本靈樞也。靈樞曰：人受氣於谷，谷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氣之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於脈中，衛行於脈外，營周不休。又曰：其浮氣循于經者為衛氣，其精氣行于經者為營氣。又曰：營衛者精氣也。又曰：營氣衛氣皆津液之所成，是靈樞所言皆營衛。同一氣，營衛一氣，則營中有衛可知矣。故曰：營與衛異名而同類是也。內經分而言之，則榮衛不同道。靈樞合而言之，則營衛同一氣也。或曰：經言其經氣多血少，某經氣少血多，亦此營衛耶？余曰：此指各經稟受氣血多少而言，非此流行之營衛也。營

衛流行安得行至某經而血加多行至某經而氣加少耶然營
氣衛氣皆藉水谷而生故人絕水谷者死經曰脾胃者水谷之
海但脾胃受傷不一經曰飲食傷脾又曰勞倦傷脾又曰憂思
傷脾與夫房勞大怒大驚莫不皆傷脾與胃也是以諸病亦多
生于脾胃此東垣所以拳七於脾胃也脾胃有傷非藉甘溫之
劑烏能補哉經曰脾胃喜溫而惡寒參芪味甘性溫宜其為補
脾胃之聖藥也脾胃無傷則水谷可入而營衛有所資元氣有
所助病亦不生和亦可除矣故諸病兼有嘔吐泄瀉痞滿食少
怠倦嗜卧口淡無味自汗躄重精神不足賴于言語惡風惡寒
等証皆脾胃有傷之所生也須以參芪為主其他諸証可隨証
加入佐使以兼治之但佐使分兩不可過多于主藥耳或者病
宜參芪有用之而反害者非參芪之過乃用者之過也如病宜
一兩祇用一錢而佐使分兩又過于參芪則參芪奪于群衆之
勢弗得以專其功矣以此而歸咎于參芪寧不惑哉或者病危
有用參芪無益者經曰神不使也夫藥氣賴神氣而為助病壞
神離雖參芪亦無如之何矣又謂參芪性溫祇恐積溫成熱又
謂參芪補氣尤恐氣旺血衰殊不知有是病用是藥有病則病
氣當之何至於積溫成熱氣旺血傷乎且參芪性雖溫而用苓
連以監之則溫亦從而輕減矣功雖補氣而用枳朴以制之則
補性亦從而降殺矣慮其滯悶也佐之以辛散慮其助氣也輔
之以消導則參芪亦莫能縱恣而逞其惡矣或曰吐血衄血血
崩明是血病今見亦用參芪寧免血愈虛耶東垣曰脫血益氣
古聖人之法也仲景曰陽旺則生陰靈樞曰上焦開發宣五谷
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

赤是謂血，是能生血可知矣。且造化之理，氣惟陽能生，陰而陰不能生陽，故血虛也。仲景以人參補之，血崩也。東垣以人參固之。今之得醫道正傳者，其治血病，或用人參，蓋本於此。夫豈率意而妄用哉？予幸受業於石山汪先生，見其所治之病，多用人參，蓋以其病已嘗遍試諸藥，歷嘗諸藥，非發散之過，則降泄之多，非傷於剛燥，則損於柔潤，胃氣之存也，幾希矣。而先生最後至，不得不用人參，以救其胃氣，實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其調元固本之幾，節宣監佐之妙，又非庸輩可以測識。是以往亡得收奇効，全功而人獲更生者，率多以此。或者乃謂其不問何病而專以人參為劑，是不知先生也。予嘗得之于觀感之餘，而心獨識之。故筆之于篇，誠恐或有所遺忘也。若以此而語之人，則必突而且排，謂予何愚心之甚。

附錄

先考府君古朴先生行狀

府君諱渭，字以望，別號古朴，世為祁門臨清之朴墅人。出唐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建之後，建四傳至璫，始遷古縣赤山鎮，即今祁門縣也。其後有諱新一者，元季復遷今居。曾祖諱乾，字德高，以善名于鄉。國初禁嚴，動觸法網，得以善終。人謂其良善所致，嘗為耆老，民間利病多有建白，衆感其德，遂聞于官，為立坊表于市，扁曰崇善，特署其名，以誌異祖。諱道，字仕政，殫其財力，脫親于難，篤孝志，養克克厥宗。考諱輪，字世備，深沉善謀，臨事奮決，佐父理家政，竭力告恩，弗之恤。故仕政公得以充拓其業者，多世

備公力也。妣方氏休寧大坑彥靜公文得公最晚。深所鍾愛。爲兒童時。伴政公見之。輒曰。此兒過于嬌養。異日殆覆吾家。及長。公每以此自勵。衣不錦綺。食甘粗淡。惟恐有墜以辱先人。同產弟姪。或欲以田之貴而少者。易彼田之賤而多者。公曰。少易多。固爲有利。然此筆一動。其流之弊。漸趨於下。恐併其賤者而失之。諺曰。一馬換三驢。三驢換九兔。正此謂也。吾平生未嘗有一賣字與人。特以此耳。固執不從。同輩有經商捆載而歸者。妻孥夜聚燈下。或以語公耳。若弗聞。見人富貴。未嘗羨慕。遇貧下。亦不辱嫚。素不好飲。頗喜奕茶。或優游泉石。或往返鄉鄰。于一切世務。漠如也。然性朴實簡易。不事造幅。人有善行。則樂道之。惟恐

爲之不力。人有不善。則面詰之。不爲少隱。蓋公素以直聞人。亦不以為怪。又嘗服役縣治。吏胥輩覘公坦率。欺給稱貸。公皆受券貸之。既不詰其詐。亦不責其償。年六十。學士篁墩公嘗賦古朴行一章以贈之。可謂深得公之心也。凡諸技藝之流。亦皆達其肯綮。技之巧拙。莫得而欺人。皆服其有識。機備員邑庠。時舉行鄉飲。有陰求爲鄉老者。機以語公。公深耻之。以不與爲榮。後同輩有以公名上者。機覘知公意。乃告之曰。家君素性閑散。一旦拘之以禮法。煩之以拜跪。是違其志也。遂以寢其請。公年八十。恩例當得冠帶。表兄陳世用于公爲舅甥。時爲雄縣尹。奉冠帶上。公壽公曰。此非吾所樂也。却之不受。其不願乎外也。如此

世備公亦知醫至公益精其業東垣丹溪諸書讀誦不釋
手嘗曰東垣主于升陽補氣丹溪主于滋陰降火東垣丹
溪易地則皆然然病當升陽治法則從東垣病當滋陰治
法則從丹溪不可以南北異宜而執泥也有病者求診即
往應之報不報弗之計休寧流口李氏長于產科有李君
愛妻謝氏形肥而長面色紫淡產後病喘不能卧消穀善
飢汗出如洗其家依法治之不驗請公診視曰此陰虛陽
亢當合東垣丹溪兩法治之遂飲以藥旬餘而愈彼乃笑
語人曰藥乃聽公使也我亦此藥但不聽我使耳公聞之
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使之以道則從使之不以道弗
聽或分兩失多寡之宜補瀉亂君臣之等皆使之不以道
也夫何聽之使耶衆服其言又大坑方汝高公表弟也丑
德興日嘗染瘴瘴久不愈醫以瘴治或作或輟延及二年
請公往治公曰此虛瘴也初因內食膏粱外感暑熱厚味
為暑所鬱聚而為瘴故成此病醫與瘴藥率多燥烈祛痰
之劑今已無痰可去但病久胃虛暑邪深入無從而出但
補其正氣克實則邪無容留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又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此之謂也遂先用補
中益氣湯以復其正繼用清暑益氣湯以逐其邪月餘病
果獲安邑東亭溪李瑒公妻姨子也忽以背癱告急懇公
治之有謝某者已為驅熱拔毒痛腫已熾遂告技窮公診
之曰此易易耳無用藥也遂煎醋一碗入鹽少許以紙敷

重漬塌腫上再以銅斗盛火熨之不數易而病如失謝某
在傍熟視曰相謹曰公治此病只消醋一碗耳邑庠生饒
廷信面顴有核不紅不痛漸覺高起彼深惡之乃告于公
公取毫針燒而刺之以藥紐其針孔今日紐藥三次七日
乃止或有焮痛可取冷水沃之復語之曰再得七日核當
脫去我別以膏藥傳之復過七日則平復矣一如公言同
里謝君怨之機舊親家也壯歲嘗病左脚痺痛醫作風治
不愈邀公診視公曰人身之血猶溪河之水也細流則阻
滯得冷則凝聚此病得於新娶之後未免血液勞損而凝
礙加以寒月涉水益其滯安得不痺滯久不散鬱而為熱
而成毒腫若能預加滋養庶幾毒潰可免後患遂令服西
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栢等四五十貼其家見病不退復疑
欲用風藥公曰補藥無速効病邪不退藥力未至也令守
前方每貼加人參四五錢痺除而肌亦易長後覺左脚縮
短四五寸衆以為蹇公曰年尚壯無慮也俟血氣充足則
筋得所養而自伸矣後果平復如故婺源延山有餘姓者
病噎人皆謂其不起邀公往視以此正合丹溪胃口乾槁
之論例用五膈寬中平胃散病在決死若能滋陰養血補
脾開胃加之竹瀝以清痰人乳以潤燥庶或可生其家依
法治之而愈歟西華墟吳處士綱年踰六十味厚形腴病
背左右胛下對發兩疽于公為世契致書懇請是時澄潭
吳外科者已為處治公至診視良久乃起語其家曰病不

可為矣復叩吳醫曰此病從何而起曰毒熱有虛實耶曰
毒熱內攻癰腫外作無虛病也作何處治曰宣熱敗毒而
已在何經絡吳遂默然公曰經云榮氣不從逆于肉理乃
生癰腫蓋謂老年之人血少凝沮加之厚味作痰阻塞經
絡血行肉理豈能從順不阻于此則留於彼舊污之血既
凝新來之血復滯因仍穢積鬱而為熱是以血肉化膿而
潰爛也况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安有老年無虛證耶始若
補養正氣使復健運之常或可衝蕩邪著尚有可生之理
茲乃不分經絡不辨虛實不審時令不別冷熱驟用連翹
托裏五香連翹等湯所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保其
無危難矣明日遂歸病果不起公之治療不苟大率類此

他奇中奏捷莫能盡述此特舉其大畧者耳祖妣喪終
二年世備公七十有二夜半卒病左體痿痺公愕然曰老
年而得是病藥難倚仗莫若時其甘旨以保終其天年庶
幾少違人子之責于是左右奉養席地夜坐卧其側者三
年未嘗少懈衣被穢污不敢委之他人恐其有嫌常挈至
河躬洗濯之同里謝君賓時或見之後常以此語機輒加
稱歎及卒奠祭以禮墓雖限以大河去家五里不時展省
至老不倦嚴寒盛暑亦不為阻手植松栢果木不數歲鬱
然成林配孺人方氏亦休室大坑邦用公女性迂遲整潔
勤于女工尤善守舊迨公遺孀二女率多藉其舊時資裝
閨閫之中器物各有定處然不亂凡案時加整拭絕無

塵垢衣服簪珥雖不華麗常潔如新然公之業有所增益者孺人與有力焉一門妯娌多其族之姊妹或伯叔他出夜携兒女往萃其室相與話舊每至夜分常令二婢守夜以俟其歸時婢皆及笄公每就床軒寢旁若無婢其遠女色如此人謂其壽多病少或由于此族衆創立宗祠公始聞之喜動顏色祠去所居之南二里許公年八十日常杖屨以臨惟恐事之不成也正德乙亥冬十有二月念二日子機歸自獻見公暴日堂廡進而揖曰安否何如公曰近病氣喘望汝甚急汝歸吾無憾矣扶歸寢室尚覺如常越二日忽語機曰不出三日吾與汝訣別矣機駭問曰何如遂出此言公曰病喘而氣口脉陷理無可生機急以生

進公却之曰壽比吾父已多八年世無不散筵席何以樂為再明日機又問飲粥否公曰汝婦平素烹調稍適吾口可令煮粥半盂以飼我婦乃如命躬奉以飼公即吞噎無阻既而復寢少頃起語機曰婦等尚在耶皆應曰在公乃舉手作揖曰謝諸婦矣是夕二鼓公乃凭几俯臥意似甚煩機強扶掖就床以手執熨其足問之尚應聲曰亦覺頗快忽又問母所在機曰假寢帷側公乃唯之鞠手撫膺而遂逝焉是夜念六日也嗚呼痛哉距生宣德癸丑某月日享年八十有三孺人方氏諱月貞歿正德庚辰十二月念六日距生宣德己酉某月日享年九十有三嘉靖改元壬午十月十五日合葬于邑東小魁源坐亥面巳子男

八十一
八十二

三人長輝次機次柱三媳程氏謝氏吳氏女二蘭秀妙秀
孫男八耀晁勳洞廣欣熒燧孫女四奇仙妃仙淑仙蕊仙
曾孫男八天秩應達應遠龍壽天倫應達某曾孫女四
含英初英天第某俱幼嗚呼古人有言創業固難守成不
易故國君以能守社稷為孝士庶人以能守田廬為孝今
公之守先業也兢業不失尺寸亦可謂能守而孝者
矣其他儉以奉身而不慕乎外惠以及物而不施其勞寡
嗜慾尚簡易遠酒色是皆公之德之可法者也豈容嘿
機幼承庭訓遣入邑庠既而告歸于家幸得以志養公甚
樂之深愧不才不能為世用以遂顯揚之願追思夙昔五
內崩摧余公之沒也又不能以發其幽光之萬一不

罪莫此為甚爰謹述平生大槩為狀于右以求當代立言
君子庶有所徵云非敢妄為之說以貽公羞也
嘉靖元年秋九月望日不孝男汪機泣血謹狀

... 石山居士傳 ... 鏡山散人李汛彦夫撰 ... 建之後四傳至璿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治石山也 ... 其後諱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本其所 ... 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云居士性恬淡不喜奢靡動法古 ... 人一本於誠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類儉者至義 ... 之所當為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柱客死廣東海徽命 ... 子吳往取具柩備歷艱險始克柩歸而所費一無所問遂 ... 祖墳墓失業他姓率眾復之費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 ... 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餘不可眾難之居士即任十之二

世錄

石山居士傳

鏡山散人李汛彦夫撰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
建之後四傳至璿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治石山也
其後諱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本其所
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云居士性恬淡不喜奢靡動法古
人一本於誠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類儉者至義
之所當為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柱客死廣東海徽命
子吳往取具柩備歷艱險始克柩歸而所費一無所問遂
祖墳墓失業他姓率眾復之費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
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餘不可眾難之居士即任十之二

世錄

白尊祖敬宗又何惜焉于是衆皆趨赴不日而成處家庭
和易不苟人皆樂從如嫁娶喪祭並依家禮立規行二十
餘年固有違者御傭工佃人俱有恩嘗戒其子弟曰民有
四業皆不可雜義之一字其立心制行大畧如此早歲習
春秋經補色序第二員屢試不利其考以望公喻之曰昔
范文正公嘗自矯曰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意謂仕而不至
于相則其澤之所及顧不若醫之博耳蓋翁嘗以醫活人
至數千指故以此喻居士悟即棄去科舉浮文肆力醫家
諸書叅以周易及儒先性理奧論而融會於一皆餘醫所
未聞也其母孺人病頭痛嘔吐十餘年居士起之如故以
望公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公曰醫力如此牲鼎何足羨

邪于是益加研究診治病者百試百中捷如桴鼓聲名益
彰遐邇以疾來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直
告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稍不
為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又之求者益衆所應益博活
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調臣歷紀之
為書曰石山醫按試畧言之郡侯張歎齋公年逾五十過
勞怠倦煩悶惡食不爽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此合東
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做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做
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常慮子遲居士復
為盼之曰浮沉各得其位大小不踰其矩後當有子果如
所言叙呈坎羅斯聰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醫不

效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以人參
二錢白朮茯苓各一錢黃芩大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
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喻之曰初服畧脹久則寬
矣彼疑氣無補法居士曰此世俗之言也氣虛不補則失
其健順之常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
法也服之果愈其弟斯俊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聞或
咯血居士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脉比右畧
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烈
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脾為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
養女色傷腎腎為肺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
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

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苧歸身各八分黃柏知
母陳皮神曲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曰明醫雜著
云凡病喘欬欬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者多致不救謂何曰
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為足以言醫人參雖溫雜
于酸苦甘寒群隊藥中奪于衆勢非惟不能為害而反為
之用矣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玉何此之謂歟患者聞
之喜曰非通儒者論不及此銳意煎服月餘而安羅汝聲
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踈而澁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
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陰分加
痛者血滯于陰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沒服之亦不減詣居
士診之脉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

論止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頻則反輕踈則反重
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少頃曰得之矣止脉踈而痛
甚者以熱動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耳病
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
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為君熟地歸身滋腎
為臣黃柏知母麥門冬清心為佐山查陳皮行滯為使人
乳童便或出或入惟人參漸加至四錢或五錢遇痛進之
即愈或曰諸痛與瘦黑人及陰虛火動參者並在所禁今
用之顧効謂何居士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者
用之耳况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血虛氣弱當從

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所謂諸痛不可用參者者以暴病形
實者言耳羅君年踰五十氣血向衰矣不用補法氣何由
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或者唯唯臨河程
正剛年三十餘形瘦躄弱忽病上吐下瀉勺水粒米不入
口者七日自分死矣居士診脉八至而數曰當仲夏而得
是脉暑邪深入也上吐下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
暑治焉或曰深居高堂暑從何入居士曰東垣云遠行勞
倦動而得之為傷熱高堂大厦靜而得之為傷暑此正合
靜而傷暑之論也但彼用溫熱以暑邪在表此則暑邪已
深入矣變例而用清涼之劑可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
杯良久再進一杯遂覺稍安家人皆大喜曰藥能起死回

生果然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
錢黃栢陳皮麥門冬等隨所兼病而為佐使一月後平復
如初程福仁躰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
卧居士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
治也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
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物湯猶以為遲益以五物
湯危矣其弟曰汴君王道醫也奈何欲速至此于是復以
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幾三
十艱于育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以形言
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八物湯仍以補陰丸加
參者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為診之兩尺如舊以理論
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難盡憑殆此類歟侍御槐塘唐君
景之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忽病自汗如雨
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澹或結飲食亦減醫
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弗效五月間居士往視
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
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曉其治之法矣
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
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
腎水水涸火盛肺愈被傷况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
肢不舉者胃土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也故治痿之法
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

愈鄭村汪鈿長瘦體弱病左腹痞滿穀氣偏行于右不能
左達飲食減大便滯居士診其脉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
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
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柃
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滯思飲人乳居士曰祗恐
大便滑耳果如言遂辭乳媪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
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每日因食燥榘
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庠生羅君
輔年三十餘嘗因胃寒發熱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
熱熾汗多遂昏昏憤憤不知其身之所在卧則如雲之停
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兼又消穀善飢夢遺諸証居士觀其

類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診其脉皆浮洪如
柏曰脉經云脉不爲汗衰者死在法不治所幸者脉雖大
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尚蒼可救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
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
耆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餘貼病減十之二三再除桂
附加芍藥黃芩復十餘貼病者始知身卧于床足履于地
自喜曰可不死矣服久果起槐充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
形肥色白酒中爲人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
大叫居士診之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
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
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居士言即厲聲曰吾治將瘥誰敢

奪吾功乎居士遂告回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
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柰何
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者言禁不與匙樓見神前供水一
盃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房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
勢始減半其不死幸尔復請居士治之以參耆甘草甘温
之藥爲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爲臣青皮疎肝爲佐
竹瀝清痰爲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証而加減之酸棗仁山
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之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
急即瞽昧不知人事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此氣血未復
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
以助其藥力年餘熟寢一月而瘥越十餘年因久坐腰痛

漸次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
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湯一嚥即痛蓋覆稍熱
及用針砭痛益甚煎服熟地黄或吞虎潛丸又加右齒及
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脉濡緩而弱左脉比右較小
或瀼尺脉尤弱曰此痿証也彼謂痿症不痛今以肢痛爲
痿惑也居士曰諸痿皆起于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
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邪痿兼
濕重者則筋緩而痿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
泉翁傳示之始信痿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熟芩
味甘而虎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
面痛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芪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

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栢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服五
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溪南吳道濟
妻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覺洪滑耳問得
何病曰子宮有熱血海不固尔道濟曰然每行人道經水
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澁之藥以
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用指點水
染入陰戶以治其外依法治之果愈而孕吳傳才妻年逾
五十病左脚膝牽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
診其脉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
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栢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吳良鼎形
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欬嗽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

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
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栢知母白朮陳皮麥門
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入參
一錢兼服枳朮丸加入參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
黃栢以滋其腎半年全愈真富孫之媳年幾三十因夫在
外納寵過于憂鬱患欬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
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効居士診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
無力晨則近駛午後則緩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
結而肺失所養故嗽家人曰神醫也遂用麥門冬片黃芩
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入參黃耆芍藥甘草以安脾歸
身阿膠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入參至五六

錢月餘而愈。竦塘黃崇貴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脚腫如槌飲食減少居士診之脉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劇耶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之陰滲泄耗腎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栢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愈侍御涇縣蕭君言夫年逾五十患眩暈澀澀躄倦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脉或浮大或小弱無常

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色歟居士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為君白朮茯苓木通為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為佐陳皮神曲為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休寧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癩症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瞽仆地手足癩癢不醒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苓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姜蚕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脉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所乘矣經云諸脉皆屬於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

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耆歸朮陳皮神曲茯苓黃芩麥門冬荊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學士筆數程先生形色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効遣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瀉曰此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思所傷宜做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濕之藥先生喜曰真切真切服數貼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為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焉曰何如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哂曰

子真神人邪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匕服之其脉即如常漢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分癭腫如椀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癭潰之後難免別患彼以為然遂煎參耆歸朮膏一二斤用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癭潰而起程貴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淫淫循行如虫或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于右腳自覺虫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其為何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視其色參諸脉知其為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虫行汗多亡陽也遂做此例而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

以酒炒黃柏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孫果年二十
餘病欬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視其
脉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
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發熱而夜重心
邪傳之于肺故欬嗽而汗泄肺邪傳之于肝故脇痛而氣
壅肝邪傳之于脾故腸鳴而作泄脾邪復傳于腎而腎不
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
而逝堃山汗盛妻年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
治或用涼血或用止澁固効居士察其六脉皆沉濡而緩
按之無力以脉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
脾理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

氣湯多加參耆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汪氏子形瘦
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良久乃語
之曰某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彼不以為
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
勞病疝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居士
診其脉皆弦細而緩按之似瀉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
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用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
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矢三日痛復作比
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重則散瀉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
何物曰食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喉中吐
出令盡而痛解矣黃豹年踰六十病氣喘顧謂其子曰願

得石山先生來，吾無憾矣。其子黃夜昇至，視其脉皆紫，如蛛絲。問曰：吉凶何如？居士久之，有難于言者。彼悟曰：吾不濟矣。是夜書訖，標書五紙，付其子而逝。大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瀉，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謬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跡，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畧輕耳。安得作氣論邪？若然，則前藥胡為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蓬朮乳香沒藥服之，痛遂脫然。一婦形長，色紫，姪五月矣，托居士脉之，以別男女。曰：脉右大于左，脉訣云：左大為男，右為

女。今脉右大，當是女邪？彼則喜曰：我男胎矣。往歲有姪，尊甫先生診之，亦謂右脉浮大，當是女。孕後生男，今姪又得是脉，可知為男矣。後果生男，居士曰：脉書但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廠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噯又嘔，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俱罔效。居士脉之，皆緩弱稍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脉色，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甚也。脉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曲，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廠陳庫子，其父老年患

背癰居士診視脉洪緩而濡癰腫如菰皮肉不變按之不
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臍脾經絡交錯皮薄骨高
之處則難矣今腫去脾骨下掌許乃太陽經分尚可治遂
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
熟熱服令微汗寢熟腫消一暈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
日其子駕小艇載鵝米追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
士弟樟之妻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言披髮裸形不
知羞惡衆皆謂為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
士診其脉浮緩而濡乃語之曰此必忍飢或勞倦傷胃而
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
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

皆為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
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俊年
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之脉皆浮緩而
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欲藥宜溫熱其弟曰先生之言
誠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惑矣居士曰經云寒極生
熱此症是也腎虛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虛象也譬之雷火
雨驟而火愈熾日出火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
服三貼熱渴減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十一之
年近四十病反食與近鄰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二人者
皆急于名利惟丁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物湯減地黃加藿
香為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一之妻病瘵

瘦弱久伏床枕粥食入胃即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乃止
由是粒食不下嚙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居士診曰病與
脉應無慮也不勞以藥惟宜飼以米飲使胃常得穀氣白
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姪春年十七時秋間病酒
視為小恙居士診之曰脉危矣彼不為然別請醫治而愈
惟遍身瘡癩十月間復造詣之其姪出揖以示病已獲安
意謂向之診視欠精也復為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
卒洋世昌形肥色紫年逾三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
汗惡心咯痰惡食醫以瘡治居士診之脉浮濡而緩右寸
畧弦曰非瘡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
五服而愈九都許信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衄如

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門冬阿膠桑白皮黃
栢知母進之愈甚居士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鼻衄失血
沉細宜設見浮大即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脉
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
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劑是不知素問亢則害承
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
神曲麥門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痊後
十餘年復診之語其子曰越三年壽止矣果驗一婦長瘦
色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已七八見矣居士診
之脉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
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所滋養故頻墮譬如水涸而禾枯土

削而木倒也况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燥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加黃柏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瘡瘡止有姪五月忽病腹痛泄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滑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黃芩煎服二貼頭痛泄瀉雖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曰耐煩二日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枳榔利三四行脹急稍寬再服枳朮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去而胎亦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也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于外猶恐不能安寢醫者以為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

不効居士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居士之甥王宦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踈卧時或吐虫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香氣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消尅作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小近駛曰察脉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朮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曰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屬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為表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溫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由是愈胡本清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病脅味但其

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情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甦則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安。三子俱色。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保無恙也。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柰。形短。顏肥。色白。近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癱瘓。如小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澁。或作痰火治。或作風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之無力。曰。此因勞倦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則害。承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中之木發而為病。四肢為之癱瘓也。蓋脾主四肢。風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致于死。惟宜補其脾土之虛。則肝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朮為君。陳皮甘草歸身為臣。黃柏麥門冬為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為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踰宿。遂起。服至十餘貼。全安。陳校瘦長。而脫暑月。過勞飢飲。燒酒。遂病。熱汗昏。情語亂。居士視之。脉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門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竹園陳

某形瘦而蒼年踰五十居士診視其脈皆弦澹而緩尺脈浮而無根曰尺脈當沉而反浮所主腎水有虧其餘脈皆弦澹而緩者弦脈屬木澹為血少緩脈屬脾以脈論之似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之病非膈則噎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飢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診之脈細且數約有六至曰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脈數者參者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為定論脈經云數脈所主其邪為熱其症為虛宜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甘草陳皮黃栢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芍藥通為佐使服之果安南畿提學黃公年四十餘瘦

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兒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栢俱無効居士診視一日之間其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詩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此之謂乎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痊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苓神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為佐蓮肉山查黃栢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芋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用至三錢漫精覺減半矣又月餘

人參加至五錢病全減公大喜曰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
脫果然醫其神乎凡此皆活法非定方也其妙如此殆非
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柄者歟居士所著有重集脉訣
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卷本草會編若干卷惠及後學
尤為不淺然非通儒者致望其門牆也哉

論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衆矣悲夫
昔鄧禹常嘆曰吾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
興者居士不惟不誤殺而已且能起病之垂死者無慮數
千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士有道者豈為是而為
之者邪 右傳借觀者衆因不能應故共與梓之

嘉靖二年四月望日門人 調鼎謹識

